

随笔

“根”在何处

梅桑榆

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所谓“根”,笼统地说,是故乡;具体地说,则是户口、住房,以及赖以生存的工作和亲戚朋友构成的社会关系网。而人一旦离开生存多年的故乡,若非正常调动或升迁,确如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木,彻底脱离了使其赖以生存的土壤。我十多年前来自北京,对此有深切的感受,可谓除了自己的知识与才能之外,于一夜之间,将所拥有的一切抛于千里之外——我成了一棵无根之树。当然,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在北京一无房子,二无户口,三无工作单位的我,自然要戴上“北漂”的帽子。千百万远离家乡上北京、下广州、去上海闯世界的人,被统称为“北漂”、“南漂”,一个“漂”字,形象地表明了他们都是无“根”之人。

然而,我来北京数年后,对人之所谓“根”,有了新的认识:一个人“根”在何处,应从两方面看,一是具体的,即故乡、户口、住房与工作单位等;二是无形的,如精神上的自在、对生活之地的喜爱、对事业发展的有利之处以及逐步建立的社会关系等。从前者看,我当然是个“北漂”,但从后者看,我觉得自己根在北京。这个认识,是我2004年离开北京,到南京和家乡凤阳居住后,通过对比而产生的。

我原来的户口和工作单位在安徽凤阳,2002年,我在南京的浦口区买了一套房,并按照当地购房可迁户口的政策,把户口迁了去。2004

年,我又买下本属公房的凤阳旧居。若按外在条件来看,我的“根”之所在,是凤阳或南京。但是,我在北京生活六年之后,再到南京和凤阳各生活了一段时间,便发现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我在南京,除家人之外,无一朋友,出门两眼一抹黑,打电话十之有九是长途,因为我的朋友都在数百里乃至千里之外。房子与户口,并不能排遣我的孤独。我开始怀念北京的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和那些经常相聚的文友。我开始后悔自己在南京定居的决定,一年之后,我便迁往凤阳。因为我觉得那里毕竟是我的家乡,且有一些朋友。但是,等我回到家乡才发现,我仍无法找回在北京的感觉。我就像一个通过浴血拼杀占领了广阔阵地的部队,重新退回原来的据点,那个据点虽然很稳固,很有安全感,但与曾经占领的广阔阵地相比,显得狭小局促。未去北京之前,我曾习惯于县城生活的安闲舒适,有了在北京六年的生活体验,我感到自己已不适应家乡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如文化氛围,如快乐的交往,如工作的便利,如尊重知识的社会环境……于是,我与2006年毅然重返北京。几年时间,北京的房价已经飞涨,我已无力再次购房,只有租房居住,每年万余元房租,只当做隐居都市,为心灵的自在而应付出的开支。许多“北漂”、“南漂”,恐怕也有与我同样的感受。成功人士且不论,许

多人尚未成功,乃至遭遇失败,仍不愿回到“根”之所在,而继续“漂”在他们所在的城市,是因为他们已在那里扎下了精神之根、事业之根及社会关系之根。

有人这样描写蒲公英:“花开过后,种子上的白色冠毛结为一个球,随风摇曳。种子成熟后,随风飘到新的地方安家落户,孕育新的花朵……它是那么不起眼,但却依然不忘带着美好的愿望在空中自由地飞翔。”我曾想,人犹如蒲公英的种子,因为种

种偶然或必然的机遇而迁徙某地,在那里谋生或寻求事业的发展,然后便在那里安家落户,生儿育女。所不同的是,蒲公英的种子,是随风飘荡,落地即生,而人离开家乡,到他乡“扎根”,大多是有判断、有选择的。

现代社会,人们心之所系的“根”,已不应是几千年农业文明社会中的故乡,或是房子、户口之类,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适合自己生存发展,使自己可以安放心灵之地,才是我们的“根”之所在。



山水(国画)

姜胜洪

郑邑旧事

邙山的传说

朱永忠

邙山,亦称邙岭,位于郑州市西北隅,西起石砬河和云罗山以东,东至京广铁路,东西长约100公里,郑州境内长60公里。为什么别称“邙岭”呢?据《郑州大辞典》记载,民间神话传说有二。

传说一,古时候,中原境内住有兄妹二人,哥哥叫邙岭,18岁,为人纯朴憨厚。妹妹叫洛水,16岁,活泼伶俐。有一天,他兄妹按照母亲的吩咐,和从昆仑山来的黄龙一路到太阳的家乡——东海姥姥家探亲。一路上你追我赶,当走到夙县站街的北边时,邙岭走不动了,便停下来歇息,妹

妹却跨上黄龙宽大的脊背继续往东海奔去。哥哥不见妹妹,觉得丢失了妹妹,便大声疾呼妹妹,找不到妹妹哥哥悲痛烦躁,就变成一座大山,纵卧在中原腹地,人们称之为“邙山”,也称“邙岭”。后来妹妹不见哥哥,和黄龙一道往回找,见哥哥变成了一座山,黄龙醒悟变成一条大河,守护在邙岭的身边,就是黄河。妹妹也变成了一条河,人们叫她“洛河”,洛水跨黄龙背上的地方就是洛河汇入黄河的地方,人们称之为“洛口”。

传说二,古时候西海中有一条修炼万年的大蟒,听说玉皇大帝下界巡视,就前来讨封,玉帝不允,大蟒恼羞成怒便窜入一条大河中兴风作浪,经常祸及两岸,百姓苦不堪言。到禹王时期,大禹率众治水,发现一巨蟒在河中作怪,便挥剑与大蟒交战七天七夜,终于斩杀恶蟒,为民除害。蟒血流入大河,把河水都染浑浊了,就成了黄河,蟒身百里变成蟒形山岭,人们称之为“邙(蟒)山”,又叫它“邙岭”。



高山流水(国画) 吴敏

眼睛

一盆碎花

马承钧

读朋友的《花香弥漫的日子》一文,不禁勾起我的一件往事来。那时候,我还是一名捉襟见肘的“蓝领”,不知出于何种心情,每每途经花房或路边花摊,心里总会生出一点迟疑:多好看的花儿呀,我是否该一盆抱回家,让人家也感受这美好的景致呢?直到一个深秋的黄昏,下班途中我又鬼使神差走进一家新开的花店,在角落里看到一大蓬清新朴素的碎花,就再也不忍离去了。那是一盆长着白色瓣儿和黄色花蕊的不知名的花儿,纤细的花枝下裹着几丛翠绿的叶子,无数的花蕾集结枝头,疏散开来犹如繁星点点。那轻盈的感觉犹如初春江南山中的薄岚或深秋

向晚的一袭轻雾,轻轻吹口气,它就会颤动起来。这是什么花呢?她让我想起山野晴空下的凄凄芳草,想起三两个相交如水的挚友,想起祖母穿过的斜襟蓝印花布衫,还想起父亲送我的那本业已破旧的线装本《唐诗宋词编选》……于是,我不再犹豫——以一个月的奖金买下这盆不知名儿的碎花。当我兴冲冲抱着它回到我的简陋的家,小屋立时蓬荜生辉,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女儿的欣喜之情自不待言。从此,这盆“无名花”就成了我一家三口的“宠物”……这都是30年前的事了!今年元旦整理旧书报,无意间从一本旧《诗刊》里抖落一张照片,拾起一看,竟是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市郊一家工厂当工人时拍下的生活照:我抱着

一岁的女儿,身边有一盆花——仔细一看,正是我买回家的那盆不知名的碎花——正是这张失而复得的照片引发了我上述的回忆!捏着照片我有一种莫名的激动。我终于慢慢想起:当时彩色胶卷和彩扩业刚刚引进内地,拥有一张彩照很难得,这张照片好像还是请厂里的宣传干事特意来拍摄的。扩印出来后自是高兴得很,大家争相传看——后来不知怎么却不翼而飞了,为此我还一直耿耿于怀——今天才揭开谜底:大概是因为珍贵,我将它藏于这本钟爱的杂志里了!一张30年前的老照片,引起我对一盆“无名花”和那段岁月的追忆与遐思。今天我终于得知,那盆碎花名叫“满天星”。如今我家阳台和客厅乃至书房、卧室、洗手间都摆有各种花卉,春兰秋菊、山石盆景无所不有,有的还是所谓名贵珍品,可谓“满室芳草绿,一片桃李香”,但是,我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种梦境情牵的感觉和情致了……

散文

胡辣汤

胡竹峰

一个人的饮食习惯变幻莫测,非常奇怪。有阵子我不能吃茄子,一吃就呕吐,胃里翻江倒海;有阵子我不能吃黄瓜,一吃就泛酸水;有阵子我不能喝椰汁……或许食物如文字,口腹是字典,哪怕字典再厚,总也收录不全。但幸好,人的习性会慢慢改变,记得初来中原,我不吃胡辣汤。糊塌塌的,看上去油腻得很,岂料喝罢几次之后,却渐渐喜欢了。本土风情,作为饮食习惯中的世界观与地方性,是极其狭窄的。西藏的青稞面,北京的豆汁和驴打滚,内蒙古的哈达饼,广东的肉粥,对某些中国人而言,就是异域风情了。胡辣汤成色灰褐,回味的颜色也是过去式的,像锈迹斑斑的青铜器,或者高古奇崛的老家具,所以我说喝胡辣汤是非常怀旧的。当你觉得它有往日的况味时,就尤其适合在清晨来上一碗了。喝一口,再喝一口,趁热才有味,各种辣味串在一起,额头沁出细密的汗。在巷深处的小吃店,找

瑟,一会春意迷离,一会深沉似井,一会浅显如溪,在嘴里是别有洞天的享受。据说胡辣汤是逍遥镇的好,就像烧鸡是道口的妙。有多年的功底?有“不二秘方”大概是吧,中国的餐饮行业总有其独门绝学。我曾骑车跑遍了半个城市,专吃逍遥镇的胡辣汤。很多店面都打着“逍遥镇”的招牌,即便从“拘谨乡”来的,亦是如此。搞得人都懒得寻食问路了,反正楼底那家小店的胡辣汤很地道。每天上班前,吃一碗,上好的羊肉、羊骨、牛肉、牛骨在高温下生成的浓香,久闻不厌。人嘴有肉之嫩,菜之鲜,面之绵,回味隽永。尤其是它的辣,绵而不燥,缓缓入喉,令人胃口大开。待腹中生暖,阳气上升,微汗轻发,只觉脑醒、心静、身轻。前些时和一文史专家闲聊,才知道胡辣汤大有来头,和宫廷有关,历史可推至北宋年间。不过对此我兴趣不大,美食靠口感说话,不分商周上周,不论宫廷农民。只是楼下那家小吃店搬走了,装修成了按摩院。昨天清晨散步,见一妇人在里面挤眉弄眼,花枝乱颤。遥远的巷口,传来雄壮的鸡鸣声,在春风里,心头也不禁久欠惆怅……我到底做了故乡的叛徒。

今年是虎年。在中原民间,人们对虎的喜爱已久,且关于虎的习俗也很多。究其原因,可知民间虎文化意蕴首先源自虎的自然属性,虎为山林中的猛兽,被称为“百兽之王”或“百兽之长”。虎的威武和勇猛为人们所羡慕,故常被用来象征和比喻诸多的人和事。如“虎将”喻之英勇善战之士;“虎子”喻为少年雄健奋发;“虎士”、“虎夫”喻为英雄好汉。民间百姓称少年儿童

头上或挂在门上。端午节在小儿额头上用雄黄酒画“王”字的习俗,其寓意也在于借虎来祛瘟禳毒。民间有个关于虎的故事,说一个进京赴考的崔生,夜宿卧虎寺。虎影下一只虎跃入寺中,蜕下虎皮变成一美貌女子,愿与崔生结为夫妻。崔生假意不从,随到室外找到虎皮将其扔到井中。第二天,女子找不到虎皮不能还原,只得随崔生而去。崔生赴金榜

郑地风物

虎的民俗文化

连德林

为“虎娃”、“虎妞”,喻其结实粗壮。民间视为神兽,借它的威武和庄严来镇辟邪和保佑安宁,由此在民间又创作和制造了大量以虎为主体或借喻虎的艺术品和工艺装饰品。早年,在民间常见的是多把虎的形态制作成如给小儿穿的虎头鞋、戴的虎头帽,睡的虎枕头和众多的虎玩具等。这些制品其形象威武逼真,又笨拙可爱,希冀于孩子长得虎头虎脑、健康活泼。从而又将其视为儿童的保护神,多加崇拜和敬拜,为虎立庙者各地都有。民间借虎辟邪较为显现的用途,是在端午节艾虎的习俗。艾虎是用艾叶剪成或艾蒿编成的虎形,戴在

题名,被授以官职担任。几年后,崔生离任又经卧虎寺时,心想,夫人已随己六年,且生有两个儿子,不会再有什么异心,便将虎皮从井中捞出。谁知那妇人将虎皮披在身上,立刻化作虎形,大吼一声转眼不见了。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世人的威风都是靠着一张“皮”,没有了“皮”就是最普通的人。所以,有些弄权的人总是想着“与虎谋皮”,没了皮,虎不成虎,人若谋到了“皮”也将变成了“虎”。因此,某些当权者不忘“虎威”,占山为王者,也不忘坐在虎皮椅上。崇虎者多,贬虎的事也有,比方“老虎跟着猫学艺”的儿歌,说的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老虎。

十几分钟后电话再至,刘副书记等人已经赶到前埔,与谢建南等镇干部会合,现场局面得到有效控制。区镇干部劝说开始产生效果,村民们情绪逐渐稳定,情况向好。不料几分钟后谢建南打来电话说,出事了。现场没有出事,晒场上的村民正在三三两两陆续回家。谢建南等人以为大功告成。这时来了一辆轿车,却是市政法委的叶家福副书记带着两个人闻讯赶到。叶副书记心细,让谢建南再认真查一查,不要只看到亮的,忘了暗的。谢建南立刻让手下干部深入了解一下情况,这才意外得知当晚村民租用的是五部大巴,其中四部停在大社这边,另有一部去大社东头的小社接人,那是一个自然村,距大社300米,秀有一个村道出口。谢建南傻了眼,急命手下干部跑步过去察看,发现该大巴带了一车村民,已经驶离村子。

蔡波没再批评。 “别慌,有蔡区长呢。”他说,“你先把身边事情收拾清楚,替我谢谢叶副。”蔡波的第二手准备终于派上了用场。 出山往市区走,三公里外有一处公路收费站,这是个关键部位。蔡波推测,一旦现场未能及时劝阻,上访村民会走这边这条道路,所以预先赶到迎宾山庄应急。知道一车村民已经上路,他立刻把相关人员派了出去。

他没有估计错。十几分钟后,交通警察配合区信访办干部在收费站口拦下了满载上访村民的大巴车。警察引导司机把车开进山庄,司机不敢不从。一车人被安顿到迎宾山庄餐厅,餐厅提供了馒头和豆浆,均热气腾腾。 信访办主任说,这一顿早餐是免费招待。蔡区长交代,大家尽管吃,吃饱了再谈。 蔡波没有出面,只在几十米外的综合楼上调控。他给谢建南打了电话。 “蔡区长把你那些村民请下来吃早餐了,现在移交,还给你。”他说,“怎么领回去,谢镇长看着办吧。” 这时已是天亮。丁秀明给蔡波打来电话。 “前埔到底怎么啦?”她问,口气不太好。 蔡波告诉她没事了。半夜三更,他能处理就处理掉。没必要惊

动书记休息。 “总得说一声啊,”她语带埋怨,“赵市长打电话问,我一点都不知道。” “这么快就传到他那里了?”蔡波挺吃惊,“他不在呀。” 赵荣昌是从下边县里挂的电话。他不在市区,陪陈副省长下乡。蔡波没在第一时间把前埔动态向赵荣昌报告,因其在在外,又是半夜三更。这都是表面上的理由,更深原因是蔡波希望在惊动他之前,情况已经得到控制。这与纯粹坏消息让人感觉不同。 “市长交代了,陈副省长明天上午视察后离开,他明天中午回来,让我们明天下午到他办公室去。”丁秀明说。 第二天下午,蔡波按通知要求,于上班时赶到市政府大楼。 两人在接待室枯坐了一个多小时。找赵荣昌的人真多,有市直部门负责官员,也有下边县区来的。 叶家福也来了。 他一看轮不上,掉头要走,蔡波把他喊住。 “叶副你急什么?”他问。 叶家福说自己不急,替蔡区长急。

蔡波起身,拉着叶家福走到走廊尽头说话。蔡波说昨天幸好叶家福赶到,帮助救急补窟窿,否则今天见赵市长只好如丧考妣。但是他不免纳闷,当时叶家福动作怎么会那么快,知道了消息。叶家福说蔡波夜半动员,又是车辆又是警察弄出那么大的动静,他这个政法委副书记要是没听到一点风声,岂不失职?对前埔不敢马虎。 “你呢?怎么镇里没发现情况,区长做梦倒梦出来了?”叶家福追问。 蔡波说他当领导的成功经验不是做梦,是交女朋友。广交女朋友,深交女朋友,关键时刻女朋友很管用。 “注意,我盯着呢。”叶家福警告。 蔡波说他就是要刺激一下叶家福。老婆死那么久了,一个常志文弄不定,领导干部搞男女关系,不可以这么无能。 叶家福不跟蔡波开这种玩笑,如其所言“替蔡区长急”,他有事要跟蔡波说。 “你那个同门找你没有?”他问蔡波。 蔡波愣了一下,明白

党校同学

邱海泉

26

连载

“那好办,”李华说,“你意思不就是,陈西梨找着了,你就不心事了?那咱给她张罗一个不就完了?” “这不合适吧?有点急于卸包袱的感觉。” “有什么不合适的,咱跟她熟,这种特殊关系,还能张罗不好的?要张罗就张罗一个哪方面都不错。” 李华都让步到这样了,王开明也不好说什么。李华果然就真给陈西梨介绍对象了,前后共介绍了不下七八个,陈西梨面上非常配合,但没一个能见上第二面,就三个字:“不合适。” 最后,李华也看出来,陈西梨这是在跟她玩太极呢,看谁耗得过谁。 李华在诊所墙上挂了本挂历,每天拿红签字笔画圈圈,9月20日上上面画了一个最大的圈圈,前面一溜小圈圈,逐步在向大圈圈靠拢,就快接轨了。 9月20日,下午,李华给王开明打电话:“晚上回新房吃饭啊。” 王开明现在是矛盾重重,一方面想躲着李华,一方面又怕把李华惹怒了,他早就看出来,李华憋着一肚子的火和委屈,就看能憋到哪天爆了。 去了新房,李华已经把饭做好了,一桌子,没开灯,点着蜡烛,王开明桌子中间摆了一个大蛋糕,王开明问:“谁生日啊?” “我。” “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呢,蛋糕应该我买。” “谁买还不是一样,没有你的时候,我也不是自己给自己过生日,都习惯了。” “不对啊,那去年谁给你的?” “你啊,就咱俩试婚那天。要我怎么能定那天呢。” 王开明问:“那天怎么没告诉我呢。” “故意的。就想今年告诉你,生日和试婚纪念日两个日子一起过。” 王开明心里有点酸,李华这么看重这个日子,是想让他在今年的这个日子,送给她一个她最想要的生日礼物。他却给不了。 王开明越想越难过,决定明天去买个生日礼物,补送一下。 第二天下午下班,王开明拿了化妆品,坐车去新房,路上给李华发短信:“我去新房等你。”

去了以后,却看到大门洞开,里面两个不认识的人,一男一女,在挨个屋转悠,上看看的,男的看王开明一步迈了进来,问:“你谁啊?不打个招呼就进来了?” 王开明反问:“你谁啊,这是我我家!贼吧?光天化日的,这么大的胆!” 女的也过来了:“你家?这是我我家!我看看你倒像贼,”掏出手机,男的拦住女的:“等等,”转向王开明,“你是不是李华的朋友?” “是,你怎么知道?你们到底是谁啊,李华呢?” “她没告诉你?这房她卖给我们了,说好今天交房。” “什么时候的事啊?” “有一个礼拜了吧。” “我怎么不知道啊?” “这你得问李华啊,她不告诉你,你对我们这么气冲冲的有用吗?” “好好,我不对你气冲冲的,我问李华。你们别走啊,等我落实清楚再说。” 结果,按李华的手机,停机。拨了好几遍,都是停机。 “停机了是吧?” “李华哪去了?” “哎我啊你?李华哪去了我真不知道,我不认识她,我通过中介谈的,我真买了这房,不信拿购房合同给你看,正规合同,公证了。哥们儿,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故事,但凭经验,女人这么做,就是彻底跟你拜拜了,别找了,找也没用。” 17 陆爱果的妈妈李太太伪装,蒙骗了所有的人。 陆爱果一回国,李华就去医院了,已经确诊甲状腺的问题了,恶性肿瘤,一个月在医院挨的刀,她要与别人结婚是没影的事,拿来骗陆爱果回国的。 李华这手手术说不是什么大手术,也算是进了一趟鬼门关了,又过了几个月,李华给陆洋发了封电子邮件。李华说:“事实证明,我不是一个勇敢和坚定的人。我需要你和孩子。” 陆洋眼圈湿了。 春节前夕,陆洋和陈西梨离了婚。是陈西梨提出来的。春节前夕,陆洋买了机票,和陆爱果一起,陆爱果问:“咱们干什么去呀?”



婚姻

“好好,我不对你气冲冲的,我问李华。你们别走啊,等我落实清楚再说。” 结果,按李华的手机,停机。拨了好几遍,都是停机。 “停机了是吧?” “李华哪去了?” “哎我啊你?李华哪去了我真不知道,我不认识她,我通过中介谈的,我真买了这房,不信拿购房合同给你看,正规合同,公证了。哥们儿,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故事,但凭经验,女人这么做,就是彻底跟你拜拜了,别找了,找也没用。” 17 陆爱果的妈妈李太太伪装,蒙骗了所有的人。 陆爱果一回国,李华就去医院了,已经确诊甲状腺的问题了,恶性肿瘤,一个月在医院挨的刀,她要与别人结婚是没影的事,拿来骗陆爱果回国的。 李华这手手术说不是什么大手术,也算是进了一趟鬼门关了,又过了几个月,李华给陆洋发了封电子邮件。李华说:“事实证明,我不是一个勇敢和坚定的人。我需要你和孩子。” 陆洋眼圈湿了。 春节前夕,陆洋和陈西梨离了婚。是陈西梨提出来的。春节前夕,陆洋买了机票,和陆爱果一起,陆爱果问:“咱们干什么去呀?”

27